

云南档案史料



庫存書

《云南档案史料》

第五期目录

滇军护法入川之四..... (1)

(二)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的作战情况..... (1)

国民党中央军校昆明军官分校的成立 (21)

民国年间(1946—1947)云南各地自然灾害史之四..... (25)

历史资料

云南省各县局沿革之二..... (41)

民国时期云南省教育厅档案全宗简介..... (52)

滇军护法入川之四

(二)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的作战情况

赵又新等因何海清攻克合江请唐继尧飭赵世铭旅援应何旅的密电

(1917年11月9日)

急。威宁、毕节转行营唐督军钧鉴：镒密。銑亥电敬悉。何海清已于十六号攻克合江，继续（前）（进）。然合江虽得，不可无兵把守，此间军队，除小斋所带及留防泸城外，已无一兵可派。如合江（不）守，将来必至与小斋及何海清处（交）通断绝，声消不灵，青眉之失，可为前鉴。望公速飭赵旅全部或能来甯部固守合江，援应何旅，免为匪踞，藉可贯连前敌情形，并与黔军联络，亦不致为匪遮断，是为盼禱。至黄复生、卢师谛，此间已接洽援助矣。并复。又新、毓成叩。皓印。

赵又新等报告于泸州战守情况的密电

(1917年11月20日)

特火急。威宁、毕节探交行营唐督军钧鉴：镒密。本早已时兵力约一师之敌，向泸城猛烈围攻。我守风阡坎之第廿六团抵御不力，致失阵地，以至守学士山之廿五团受敌侧击，因之失守，将良好坚固之阵地尽为敌占，逼近泸城，相隔（一）水，城内已受砲攻。现调第十二团前来增援，按于明日拂晓死力反攻，若将来（学）士山诸坚固阵地恢复，则可云进剿；否则，惟凭城固守，以待援兵而已。我军虽多，敌气心与昔大异。血泪为枯，亦属莫为，成败利钝，后当续报。又新、毓成叩。号亥印。

马泰中向唐继尧陈述于荣县战争失利情况的密电

(1917年11月22日)

毕节探送行营督军唐钧鉴：和密。中守荣县、幸得漆树五之忠勇，以少胜众，后因他方面之情势，奉令退出，种种焦虑，旧病复发。抵泸时将旅长辞去，非敢推委，深恐勤苦不能，有误大局，谅解原有。惟事已如此，钧座宜含辱忍垢，总以设法了局为要。此间情状，有非笔墨所能道者。川中人民，土匪，均为我敌，倘天不我弃，得保吾滇，则万幸矣。中欲哭无声，欲泣无泪。滇人纯厚，惟祝上苍默佑而已，泰中叩。寒。自纳溪印。

唐继尧批语：委靡不振，几败我大事。不理。存。

王文华请唐继尧飭赵又新恢复泸州，电催熊克武发动的密电

(1917年11月28日)

万急。行营唐督军、贵阳刘督军钧鉴：壮密。顷由锦帆派员某等到袁祖铭处云：“锦帆

以泸州失守，滇无能为，黔亦无（能）进，不敢发动”等语。如泸果失利，则大局已坏，我军在此血战九昼夜，伤亡一营以上，迄无效果。务恳冀公飞电赵、黄两公力图恢复，牺牲兵力，亦所不惜；一面电由南川转促锦帆发动。否则，不可为矣。如何，乞示。文华叩。梗亥印。

唐继尧批语：反攻亦应俟稍整顿，方有把握。促锦帆独立，可照办。

赵世铭转报胡若愚等电告泸州、叙府战况电

（1917年11月24日）

百万火急。行营飞送联军总司令唐钧鉴：壮密。顷接马、胡团长电文曰：“梗亥两电悉。泸州失守（消）（息）系由电局传来，并无赵、黄两军长正式电告，现泸电虽阻，已（派）密探分头调查。顷得报谓‘泸州电局系设小市，因小市失守，电局遂为敌占领。泸州失守一层，恐未确实。情形未明，叙府前不能轻易让出，现〔愚〕等已稟呈赵总司令决心死守，以维大局，而顾滇军名誉。除仍派员侦查泸确情外，务请我兄火速〔兼〕程前来。万勿稍涉疑虑。成败利钝，在此一举。叙府敌虽接近，尚无战事。兹据黔督通电，‘江津已于敬日攻下，又据商信雅州亦经殷使克复成都大震，等语。特此奉闻，统祈转呈唐为荷。珍、若愚叩。漾午印’”。铭仍兼程前进。世铭叩。敬亥印。

赵钟奇因叙城开战请飞飭赵世铭旅星夜赴叙的密电

（1917年11月25日）

毕节飞送唐总司令行营：镒密。敬电敬悉。叙城方面已于敬日敌与我接触，现正在对战中。奇亲自督战，相机反攻，请飞飭赵旅星夜赴叙。钟奇叩。径印。

刘显世要求滇反攻泸州以配合黔军攻渝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1月25日）

万火急。毕唐总司令鉴：壮密。顷得江津黔军来电言：“滇军于敬日晨抵白沙，已与我军联络，惟未言明系顾军或系何军，且未言人数若干。俟得详报，再达。”就现情论，泸州方面既失利，敌必谋合力东下。顷上有午电所得敌分三路攻我之探报，亦意中事。此时惟有向泸州极力反攻，方可牵制敌人，顾、何两军恐已不能还顾泸州，望即先飭同行部队尅日向纳溪方面前进，一面飞飭赵、黄两军猛力恢复。公亦宜速赴永宁，督率指挥，俾泸、渝依时动作。渝泸两城有一得手，方可转危为安。现攻渝黔军仍在黄角了作战，不敢稍为松劲。顾、何两军到江津后，拟更加倍猛攻，惟泸州若不力为牵制，徒劳无功，且必蒙损失。望公速决施行，并复示。世。有亥印。

李雁宾向唐继尧报告攻渝战况的密电

（1917年11月26日）

行营唐督军钧鉴：镒密。雁率第一纵队漾日到（綦）①，现正准备一切，补助取渝。惟敌军强硬殊甚，我军死伤已逾一营以上，因械弹缺乏，以致黄角了得而复失，至再至三。自长（凌）陷落后，吴军②异常惶急，并恐熊部截其归路，故一面扼险死守，一面设法联熊。以

情势度之，只要我元其安全以出川境，吴必愿意。现熊部余溥已开到老厂右翼之长生桥，派人与袁纵队长接洽。并令望联络长凌之兵，窃据江北，进窥重庆，再由正面猛攻，或可得手。俟明日王司令官到碁，可以决定。此后应如何进行，尚乞随时赐示。雁宾叩。有印。

唐继尧批语：能攻渝报好。惟前敌日来消息不通，攻渝顾军现在何处，无法查悉。希就近接洽，向机进行。

注①碁，今四川省碁江县。

②：吴军，指北系吴光新部。

宗琦源报告有日叙州作战情况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1月28日)

行营唐总司令钧鉴：成密。有日二师敌军攻叙，被我击溃，获机枪一挺，俘虏多名敌军，死伤四五百。我军伤亡六十余，刻正剧战。赵旅昨抵叙，军事有为。宗琦源。俭印。

何国钧向唐继尧报告叙城战况并恳请坚守泸州以率敌势电

(1917年11月26日)

万急。行营唐督军钧鉴：壮密。径酉电奉悉。现敌只距城三四里，与我军激战已三昼夜，城中枪炮声相闻甚烈，但我阵地甚坚固。昨到阵地查看士气，尚觉镇静，只要官长督率得力，万勿可虑，一俟赵旅①抵叙，即可增加反攻，以破敌主力。惟泸州方面电信绝阻，音信莫闻，传说不一，敬祈飞探。如能与敌相持，飭令坚守，若果已退却，亦须整队迅即反攻，且牵敌势。否则，敌分兵加攻叙城，此间兵力不敷公布，甚可虑也。顷赵马两人已分头往战线督查。谨此陈复。国钧叩。寝酉印。

注：①赵旅，指赵世铭旅。

赵世铭向唐继尧报告拟暂住安边率制屏山的密电

(1917年11月26日)

万火急。唐行营飞送联军总司令唐钧鉴：壮密。连日迭接赵、马□旅何参谋长电称：“敌我两军已于敬日开战，□团因敌由左右翼突入，势难支持，已退至距叙六七里之第一线防守，请火速增援”等语。铭自昭至横江，十余日夜，不眠不休，沿途泥深数尺，冰雪过膝，驼马坠江倒毙者约计百匹。且滇边川境所经村落，十室九空。所有者不过老耄妇孺而已。给养一项，困乏极矣。大小行李约计五百驮以上，运输之困难，实为狼狈。刻间各方情况紧急，拟照钧座两次密电确实固守，准备收容，已致电商赵毓衡等。日渝确探称：“川军混成旅一团，龚团长并王支队长于昨日开距安边附近之教场。”又渝确探称：“横江左翼之毡窝地方已到川军一营，棒匪数千。”查叙府至盐津一带，路独山险，群盗如毛，民心仇杀，行人绝迹，俱有步步为营，防不胜防之势。前途情况如此，后路乏兵增援，安边横江一带，刻虽有廖部及补充之两连，恐难确靠。廖统领通报安情十分紧急，且迭奉督密令，均令铭相机收容。以刻间情形，拟率一营及砲机暂住安边，牵制屏山，而固后路，庶可向机策应。生死关头，早已打破。铭非畏怯耳，无如情况至此，不能不预为准备，而挽危局。鄙见如此。请烦计划火〔速〕示知。世铭。寝戌印。

周钟岳批语：迭经电令援叙，乃藉词推委，不识是何用意。

赵又新向唐继尧详报泸州失守经过情形的密电

(1917年11月27日)

行营唐督军钧鉴：壮密。自小斋退井，立石站失却后，我军士气萎靡已极。旋以黔军攻渝，存亡一体，万难坐视。由小斋编一有力军，一攻江津，一攻永川，以总成攻渝之功。无如议虽如此，小斋出发，纯取大江南岸，举重若轻，大与原定计划有差。不料小斋皓日遂行，敌即于（酉）日猛攻泸城，其数约在一师以上，而我防守兵力，其势亦不能御敌。惟所选阵地离城太近，兼以小斋变议，换防未定。故战端初开，仅攻三小时，而我升六团竟不战而溃。将扼（守）之风门阵地完全委弃，因之学士山最坚固之阵地，受敌侧射，升五团不支，亦竟于同日之午后四时致不能守。后加以升四团、十二团于升一号早拂晓攻击，由田钟谷拼死恢复学士山阵地，前仆后继，死伤枕藉，敌不稍退。彼则山高，我则受射。田受伤后，而学士山、风门坎各地之士兵于早十时，顷全数溃败，以至左翼之升一团不能退却，完全覆没。五峰顶之砲兵亦不能撤下。此时枪砲隆隆猛射，我退却之士兵，且波及城内，外则敌匪压迫，内则人民叛变。全城鼎沸，草木皆兵，而新即欲留兵固守，奈何手无一兵，徒呼负负。只身出城，随行者仅警卫数人而已。其余公私行李文件密码完全损失。至溃退之士兵，直奔纳谿，屡阻无效。而当晚新等亦不得不到纳谿收拾一切。到纳后，即召各军官会议，以翌日在纳邑集合演说，固守该地，不果。当此风声鹤唳，而官兵又无故出发矣。行至茶堂子附近，为匪所阻，该官兵等杯弓蛇影，惊惧无已，甚至缴械投匪，亦或缴械逃生。闻报驰往，事已无及。军装半委（于）地，令人寒心，步枪损失一千，砲失数尊，机枪失两挺。皆第四混成旅，居其多数。是升二号所以暂驻纳谿也。至翌早始令升五团及第十二团攻匪之左翼，升四团攻匪之正面，警卫营攻匪之右侧，始将该匪逐去，到达江门永宁一带。然揆厥致败之原因，纯由将无斗志，士有归心之所致。且作战之难即人民与我为仇，勿论进退，皆断食绝援，使我多所顾虑。新等治军之状，无补时艰，只有静待斧钺，藉明钧座大法，以□一般军心。所有（逃）奔将士，另电呈达。兹将经过情形，先以奉闻。再此迭遭敌匪，枪砲损失而约在三分之二，人员损失者约在三分之一。至杨体震之混成旅损失尤巨，枪枝人员，仅剩三百余而已。又新叩。感亥二印。

赵又新以自泸溃退请唐继尧立济生银五万暂顾眉急的密电

(1917年11月28日)

唐行营唐总司令钧鉴：壮密。泸州兵溃，官兵幕僚皆仓皇退走，行李辎重，全数损失，已详昨电。自泸至永数站间人民迁移一空，土匪四路潜击，我军万余，食资红苕，萝卜，夜皆露营。惨状目不忍视。伤兵千余，药品全无，哀号盈耳，尤为心裂。请飞令医员兼程，寄多数药品来永。并立济生银五万，暂顾眉急。否则，无粮自散，万难维持，前途愈不堪问矣！再八军①先头何时可（抵）永宁，盼立复示。又新叩。俭印。

注：八军，指叶荃所带之靖国联军第八军。

赵又新报告抵永宁后滇军驻防情形的密电

(1917年11月27日)

毕节唐总司令钧鉴：新密。感戌抵永，斐章①留驻江门，稍有战力之金旅廿八团、朱旅廿一团及顾军廿四团防守江门、古宋一带，第二混成旅之十团、第一混成旅之十二团守永宁，维持根据地。（丧）失战力（之）杨旅及金、朱两旅之廿六、七团驻马岭及永宁附近，收容整顿。先此电呈，详情续报。闻敌虽到纳谿，似无前进模样。探实续呈。又新。感子印。

注：斐章，黄毓成的字。

顾品珍以滇军有力恢复泸州，故决定联络黔军攻进重庆敬唐继尧电

（1917年11月27日）

特百万急。行营唐督军钧鉴：谨密。敬电感戌奉，敬悉。查泸州失守，军队除七师全部外，尚有田钟谷后卫所部之廿四团、步十团，陈维庚团等三混成团及杨体震旅，兵力尚厚。珍意泸若失守，加赵世铭旅，尽可恢复。泸若未失，亦可将敌驱逐。现珍既到江津，自应联络黔军，远规重庆，俟渝得手，再行分兵东下，俾免蹈进无所据，退无所守之虞。刻已拨砲兵一连协助黔军攻黄角了，以何海清率部进攻永川走马冈，以李友勋率部仍由江左进攻重庆，业于本日将情形电陈。泸州方面请钧座切电又、斐①两兄向机攻守，勉为其难，是所至祷。品珍叩。感亥印。

注：又、斐，又指赵又新，斐指黄毓成。

王文华报告攻渝战况并请唐继尧电飭赵又新等死守泸州的密电

（1917年11月26日）

万急。行营联军总司令唐督军、贵阳刘督军钧鉴：壮密。冀公敬电奉悉。渝敌为我歼灭千余，我军亦伤亡一营以上。战事之烈，为前此所未有。敌势已蹙，惟泸州吃紧，敌又分永川、白市之兵援渝。日内似增加两营以上，兹已飞函白沙顾军长、何、李①两旅长，以一部守合江、白沙，以一部助我守江津为根据，余悉由铜船〔罐〕驿向白市驿攻永川，以为牵制。黔军以一部守江津，余助主力攻渝。此即解泸之危之策。如迂迴救泸，适中敌计，渝敌愈坚固矣。华明日抵碁，限四日内各军开进猛攻，迟则局势必变。祈冀公电赵黄死守牵制，由周老②电和少孔力堵合江之匪，以免下驶为祷。再锦帆已受软禁，伊部欲动未能，并闻。华叩。有亥印。

注①：何，指何海清；李，指李友勋。

②周老，指周钟岳，1917年11月28日起任唐继尧的秘书长。

刘显世赞同王文华有亥电的主张电

（1917年11月28日）

十万急。毕唐督军，綦江王总司令鉴：壮密。冀公感亥电，电轮有亥电均悉。渝主力攻，泸主牵制，世意极以为然。望电轮迅商小斋，镜襄速行决定，约期同时动作。并愿冀公电赵、黄两军告以此意，囑令振作士气，以期牵制泸州，不可稍为放松。且已电赤水和统带极力堵御合江后路矣。世。俭未印。

刘显世建议滇军弃叙攻泸以便黔军攻渝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1月29日）

毕节唐督军鉴：春密。近日敌人于黄角了施設防禦工事，似欲一面在此方相持老我，一面乘胜窥叙，使叙泸滇军失利，然后并力东下，猛攻黔军。此时极宜于重庆克期猛攻，对泸州力图牵制。重庆下而泸州即易恢复，小斋已于电轮商妥，黔军攻渝，顾何所部攻永川，三日内同时前进。至叙府方面，叙府如难守，不如将叙府兵力加入泸州，并力攻泸。此时赵、黄两军虽败，加以叙军及香石所部，合计尚不为薄，用以攻泸，无论泸能下与否，敌断不能分泸军以援渝，则牵制之目的必能达到。电轮来电亦有守叙不如攻泸之语。乞公卓核施行，一面飞速〔飭〕赵、黄两军于一日内向泸取攻势，力为牵制，叙府方面，应否拨兵趋泸，亦乞酌速进行。香石所部已完全由毕出发否，乞示。再筱斋军司令部现设在江口，电报由綦江黔军司令部转。并闻。世。艳印。

唐继尧批语：滇军已在江津白沙一带，接近渝城，当然攻渝，何以转攻永川。渝下则永川当然难守，何必以大兵用之无用之地。且黔军单独攻渝能否下渝尚是疑问。叙府正在战斗，何能舍去攻泸，若泸未得而叙又失，则进行更难。为今之计，惟自维持叙府现状，顾何两军仍照迭电会黔军攻渝。永川方面设法牵制。泸州方面，由赵、黄竭力整顿暂时固守，俟叶部完全抵永宁，子弹补充充足，再行猛力反攻。

黄毓成因泸州失守向唐继尧请罪的密电

(1917年11月29日)

唐行营唐总司令钧鉴：斐密。败兵已至永宁，详情经又新电陈。成奉职无状，除李旅拨顾外，杨旅仅黄锡光一营与成本部。自知罪无可逭，半生英名涂地，诚欲断送疆场，一瞑不视，而八公草木，指挥不灵。溯洄事责，允宜对簿公庭，以伸国法。成拟赴辕请罪。祈示。成叩。艳印。

赵又新恳求援军和情报以稳定所部败军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1月29日)

万急。唐行营唐总司令钧鉴：壮密。抵永已过二日，整顿计穷力竭，效益绝少。内部重要职员纷纷自走，前线警戒部队，类皆风声鹤唳，疑敌自惊，种种现象，瓦解在即。万愚飞令后续部队，兼程开赴前线警戒，所有疲散军队撤永编整。一面飞送药品饷银接济，或可稍有转机，否则新实无法维持也。临电号泣，立盼示复。又新叩。艳印。

王文华陈述联军攻渝计划并不能援泸理由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1月29日)

万急。唐行营唐督军、贵阳刘督军钧鉴，永宁叶知事飞转赵、黄两军长、遵义吕知事飞转和统带鉴：经密。小斋军长全部感日到江津，已商定计划如下：（一）长江以北由滇分攻永川走马岗，牵制渝敌，并阻援泸州之敌。长江以南由黔军进攻黄角了、内连山一带，并以一纵队固守江津白沙，以为根据。四日内同时进攻。（二）泸州、叙府方面应如何反攻，请唐督查其轻重缓急，电商赵、黄两公，设法牵制。并由和统带牵制合江之敌，勿使下驶。以上计划，决不更改。查顾军已至江津，如迂迴援泸，为时甚缓，且永川之敌，必乘其后，黔军左翼亦不能安全。此即不能进取相持老我，且致日退，适利于敌，我联军之战略，遂根本

变迁。顷奉莫公感电，似为事势牵制，不能更改，泸州方面应如何处置，祈赵、黄两军长酌行。文华叩。艳酉印。

唐继尧批语：叙泸方面，正力图恢复，重庆须早日攻下，方有办法。计划既商定，此间不为遥制。

赵钟奇为叙府失守致唐继尧电

(1917年11月80日)

毕唐总司令，永宁顾、赵、黄三军长转江安、纳谿金、朱团长钧鉴：廿八叙府失守，行李遗失，壮成电密码在其内。此后密电应另行规定颁发。待闻。卅。钟奇叩印。

赵又新等拟定整顿败军意见四条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1月80日)

万急。行营唐总司令钧鉴：壮密。敌匪虽未追援，军心终觉不安，仍纷纷绕道退走，甚有连排长率兵潜逃者。其自抢自劫，估买估住，所在均有。为今之计，当立根清本，竭智图维。敬拟四纲，亟请明示。(一)速催后劲部队于江门线掩护。(二)两军所部合编为二混成旅。(三)毕节以下沿途关卡检查，收械给照，并严办罪犯。(四)速飭银行到永分设，至少需现洋五万元。新成败将，智尽能索，非得责负时望者兼程率精锐来永，一新耳目，重整旗鼓，不足以系军心而维大局。且指挥既一，整经尤易，半月以后，或可再接再厉，收最后之功。新、成非敢临难苟免，实筹思之一得。务恳明令早颁，立成劲旅，则待罪辕下，亦心安矣。临电惶恐待命。又新、毓成叩。全午印。

赵又新等拟定整编部队意见向唐继尧请示的密电

(1917年12月1日)

行营唐总司令钧鉴：壮密。团多兵少，员冗饷绌，且易滋纷扰。各团营长之亲随，几可成营。现议两军部合并为靖国军中央，以叙、渝为两翼，合警卫营编足五百余(名)一营，其十、十二两团编为第三团，廿二、四七团及六师残部编为第一团，廿五、六、八团及杨旅残部编为第二团，均三营编制。以现人数论，本可勉编四团。惟其中廿六、八两团，兵多不可靠，应行淘汰，以朱德为旅团，每团兵约千五百人，各级将校皆精选谋勇忠正者充之。各官兵存欠饷仍照发给，如此似稍整齐，训练数日，恢复军纪，将来子弹补充，当可驱策再战。新等为将来作战指挥及敏活起见，冒昧直陈，敬祈电示飭遵。又新、毓成叩。东辰印。

赵又新等分析敌情与滇军士气，请唐继尧筹维行动计划的密电

(1917年12月1日)

万急。行营唐总司令钧鉴：现敌以有力土匪进踞吾后路前线马岭、鄯家关、古宋各四五十里，其军队闻节节于纳溪江安逼围叙府。我军闻风惊恐，往往发生意外，均欲回永驻扎。以如此之官兵，万难抵御强敌。务请我公先事筹维，若大局有为，叙、渝进步，我军应如何进行；叙再失守，渝再失利，又将如何处置。事关至计，人数至众，后方至□，临渴掘井，心所谓危。万恳明白电示，俾有遵循，不胜盼祷。又新、毓成叩。东戌印。

唐继尧批语：“大局有为，叙渝进步，泸州非恢复不可。香石明日督师兼程前进，子弹已补充，应遵照迭电迅速改编整顿进行。”

赵世铭陈报叙州败退经过请求接济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1日)

千万火急。唐行营总司令唐、滇唐参谋长钧鉴：壮密。廿九号电计达钧闻。叙府于廿八号溃败，铭于是日率本部及周团之一营由横江至安边，因叙电线阻塞，即火速飞函报赵司令钟奇请示，拟将驮马暂寄安边，派兵一连留守，余（铭）率领赴叙，已下命令准廿九午前四时开船，甫奏起床号，即有萧独立营长泽周仓皇入报叙情，铭立即飭步砲机兵各就阵地防守预（备）。惟招安军各部里应外合，情况恶劣。铭一面务及收预，一面敷衍，各匪等四面环击，尘战数时，我军小有伤亡。昨夜四鼓各部始到达横江，十二月东日已抵滩头。是役也，我军伤亡甚重，官佐兵夫有二千余员名之多，军需军械损失尤伙。言念及此，实为寒心。□团之上尉军需军医编修薛营长之标及周团长志仁、少校上尉军需军医编修及第一营长王朝绪等尚未归来，生死莫卜。刻正在收拾整顿中。铭奉职无状，损及军威，请火速撤去现职，处以军法，以为辱职者戒。目下铭待罪在军，暂为照料。惟军饷一项，数月未领之款，多已分发各所，现行军月余，日用浩繁，且预收各所粮秣船费，消耗尤巨，刻间闻战不利，三军数月未发饷项，行将断炊，请火速拨款接济，以资维持。所陈各节，请谕钧裁电示为祷。世铭叩。东印。

刘显世向唐继尧转述顾品珍部攻渝部署情况并囑接济子弹的密电

(1917年12月1日)

万急。毕节唐督军鉴：春密。全午电悉。顷得筱斋感电，略谓：“目前计划系注力攻取重庆，以黄角了为主，以永川走马岗方面为助，并以一部由江口乘机渡江，抄袭敌之后侧。现已照此实行”等语。查筱斋与电轮所商计划，因永川尚有川军，且永川为由资、隆、泸等处赴渝要道，故前此吾断渝敌之援，筱斋军司令部驻江口得以后中策应，且与黄角了方面易于联络，筱斋所谓由江口渡江讨敌之后路者，当系由铜罐驿向施碛驿进窥浮图关，筱斋既注重攻取重庆，又经与电轮切实会商，对泸敌攻我后方一节，当有防备，且由津攻永川走马岗，系从敌之左进行。泸在永川之西，江津、白沙更有军驻守，亦不能袭我之后，此时业已前进，恐事实上骤难更改，未审尊意以为如何。至叙府方面，现既获利，自应照尊电办理。惟黄、赵两部，似仍宜准备乘机反攻，万一泸敌分援永川，或尚可乘虚恢复，亦未可知也。再筱斋电切囑拨济双筒三十年式两种子弹，黔省并无此两种子弹，盼公速即接济尤要。世。东印。

唐继尧批语：“既已开动，难再遥制，暂听。子弹已解。”

顾品珍陈报所部攻渝情形并请饬何海清部一致进行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1日)

万急。毕节、永宁探交行营唐督军钧鉴：筱密。两电均奉悉。珍于卅日督李部进攻，敌约一团于铜罐驿敌强抵抗，被我军猛攻，至下午二时，敌力不支，渐向白市驿方面溃退。

我军乘势追击，进据石板铺，已命李司令向机进攻白市驿，该云东关距重庆三十里，若能攻下即可进图浮关与黄角了成犄角之势，则敌势动摇，重庆或可得手。惟何海清原拟进攻走马岗、永川，一以牵制敌力，一以掩护李部，迭经屡令，该司令则迟疑不进，窥其用心，似以大局为不可为，有乘机攫利银钱之想。刻已派员说谕，并督责前进，俾各部动作得趋一致，于滇之幸，即大局之福。惟近我公各电，均以渠为独立部队，恐难收效，或请以渠总其事，庶责有专归，较为有益。泸州方面，敌数不及我军之半，请督飭又、斐两兄速图恢复，以牵敌势，俾敌不得下渝为要。田部之升四团、步十团、陈维庚团，原编入珍部。现香石该处兵力已厚，能速令田部由黔绕道到此，则取渝较易。再细译公近日来电，此间所去各电，似尚未到，并及。品珍叩。东印。

唐继尧批语：“何部并未独立，申明分电理由，并飞渝何海清努力进行。日来大局情形，简明电知。

赵钟奇等向唐继尧陈述滇军自叙州败退筠连等地情形的密电

(1917年12月2日)

特别十万火急。毕行营唐总司令钧鉴：成密。此次川军攻叙，曾将各情电禀在案。惟敌以四倍之众攻击我军，且利用棒匪，到处窜扰，使我防不胜防，士卒疲于奔命。钟奇等亲出督战，犹幸将士用命，得与之相持□昼夜之久。詎意一团于廿八下午五时，忽然败退，敌人进逼城郭，以致城内震动，且奸细间由城中发作，前线退伍亦因而动摇，足致东扶西倒，无论如何，维持均无效力，不得已乃让出叙城。现到滩头收容队伍，惟各团官兵伤亡颇重，甚有死力抵抗全灭者，一二营又因出城时过于仓卒，兼之奸人先将城内卫戍司令部占据，所有弹药马匹公私行李损失殆尽，其详细数目，俟调查清楚，再为呈报。此番本拟固守叙城，而卒至退去者，一因敌人过多，愈被包围。二因新兵不耐战斗，几次崩溃。三因奸细窃发，城内卫戍司令部为其所占据。亦由于钟奇等处置乖方，有以致之，当时即拟自裁，以谢我滇中父老，第念士兵尚多，不忍使之同归于尽，故苟延残喘，稍修我军实力，留为异日恢复地步。然奉职无状之咎，实万死不足以辞，应请总司令立于军前正法，庶足以昭儆戒而禁将来。除一面整顿队伍、一面派六□驻筠连、棒印村、滩头、盐津等处防守，以待明令外，处置是否适当，请迅速电示，以便遵行。再此次退出叙府，据司□报告，所有前编各种密码印信以及往来密电稿等项，大半损失。拟请新编密码发用，以免洩密，为敌利用。再现在我军新编之余，喘息旬步，不能成用，设一旦有事，甚不可靠，且滇边一带，头头是道，应如何防守之处，请示办理。钟奇、聪叩。冬印。

赵又新等分析双方形势建议速飭叶荃所部入川救唐继尧电

(1917年12月3日)

千万急。行营唐总司令钧鉴：壮密。顷据由泸逃出之北伐军副官面称：“俭日由泸出发，经纳溪、牛背石、白节滩、鄯家关、天池到永。当我军退城，一、三师兵各两团，先以一连由南门奋进，继即以红边帽冒充滇军，伪称军长命令，混入城中，辄重残兵，概被截杀，遂大肆抢掠。翌日，闻重庆危急，永川为同盟党人所据，一师兵即仓惶开去，并由三师组织一部攻合江。有夜忽传唐公已到永宁城内，甚惊。感日大索。未几，即闻小斋兵退土城，江

津得而复失。现泸州约有敌一团，兰田坝一连、纳溪一营。我军病伤兵均未加害，至白节滩为匪所缚，因以大义晓之，匪等虽受一三师招安，亦愿独立攻泸，其到合江领一师枪械者，同时反戈攻渝”等语。查所称各节，尚属确实。匪本散漫，常欲收渔人之利，原不足怪。但内审外观，军心未固，训练未精。每因交通梗塞，各个作战，此仆彼继，旋起旋跌，虽能扰其疲敝，究丧失精锐良多，我若振臂率气馁之卒再战，匪据其后，诚属险道。恳祈睿断独裁，仍于顷间电呈两节中取舍。然总非叶军速来前方，不失机会为妥。如何盼即电示。又新、毓成叩。江戌印。

唐继尧批语：“汇复。叶已行。”

赵又新等为泸州、叙府相继失守，是否继续围川建议稳健酌定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3日）

十万火急。行营唐总司令钧鉴：壮密。泸、叙相继失守，士气消沉，人民敌忾更甚。兵以气胜，曹蒯论战颇详。今经屡败，闻风自惊，实不足恃其拒战。现渝吃紧，叙、泸亦当酌留守兵，匪为前驱，故尚可勉强喘息，一旦接斗，内溃立见。且万众越过雪山，将呈何状。似宜早定大计，从容布置，使滇黔军民不致为饥寒所迫，晏然尽入壳中。古云：“全师为上，破敌次之”，此其时也。拟请飞飭叶部换防，即将新部分两道到镇雄、威宁，赵部在昭通，老鸦滩集中整顿退伍，叶部亦相机退防毕节。如此决心，钩节迫胁之后，伤兵行李辎重，即次第背进。若欲冒险以掷孤注，则飭叶部掩护前方，新部反复到永整顿各军，就现状严守以待大局停战之来，能另以偏师出合江更善。然敌匪追袭，我军不能御，则并滇而亡矣。万恳稳健酌定电示。现叶部先头均未到。并闻。又新、毓成叩。江申印。

唐继尧批语：“叙府确否失守，尚在疑惑，周团廿八日抵叙称战况颇佳，何以廿八日即失？恐匪人故意煽我军心，此间已复赣电，允停战，正在商议条件。我军纵不能反攻，亦应就现地驻守整顿，以待调解。拟将李督①等来电及复电并提议条件撮要告知。

注：李督，指江苏省督军李纯。

黄毓成分析泸州失败原因建议二、四军部合并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1日）

万急。唐行营唐总司令钧鉴：镒密。此次失利，实因毫无主统，各级机关复杂，又致为匪乘截，此时收拾，先当合并改编。故昨上两电，均以此为言。继详审内情，有须严加淘汰者。以现数编，仍只足编三团，而最先宜二、四军部合并，以便指挥，而利（进）行。至成受命参师以来，统御经理，碍难专属，尽以一身孤悬其上，今日兵败将亡，除李旅分拨外，所余残部甚少，则使各部队纯一视听，无所逃责，不致再蹈前车，似较妥宜，况敌匪追扰，整顿一刻千金之时，彼此瞻顾因循，更非得计。愚者千虑，恳赐衡查。成庸劣无能，遭此挫折，加鞭愈劣，虽有负重之心，怀□事之惧，生死用舍，唯公命矣。成叩。东未印。

唐继尧批语：意在辞职，欲令又新统辖三团。军事固贵统一，惟军队新挫，若重要人再去，则兵心益动，更为可虑。拟由两军长先商以一人督战，一人筹备后方勤务，仍由此间明令。

刘显世转告进攻重庆外围战况及复江苏李纯和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4日)

急。毕节唐督军鉴：壮密。迭得电轮报告，自艳日起，敌军先攻我右翼，长生桥失守。我军立即猛力恢复，将敌压退十余里。卅日敌向我军左翼猛进，我军以两营设伏，引敌人入战线，（发）起围攻，歼敌百余，生擒数千，夺获枪数十枝。东日我军实行总攻击，计敌军兵力为李炳之、刘文明两旅全部，秦军罗团一团，吴由山东新募之退伍兵邱某所部一梯团，共六营，吴警卫一营及周、钟两师各两营，特种兵共约一千，除警卫营留渝城留守外，余调入战线。我军兵力中路五营，右翼两营及石青阳所部游击队约二千人，左翼四营，除中路以两营分布界石，綦江各处为预备队及输运弹药之用外，计加入战线者，不过九营及游击队约二千人。电轮因泸州失利，誓必攻下重庆，以保持滇、黔军名誉，藉留磋议解决大局条件之地步，立严令前敌各军，虽伤亡至六营以上，不准稍退一步，故自开战至今，血战兼旬，已阵亡营长一员，连长七员，排长二十余员，伤团附一员，营长一员，连排长三十余员，士兵阵亡三百余人伤七百余，而士气不稍隳靡，奋勇益甚。刻尚在剧烈进击，右翼已逼真武山，左翼已逼九道拐，中路已逼黄（角）了。（力）为支撑，黔（军）与敌军主力相搏，顾军所部何旅正攻走马岗，李旅之一部沿北而下，已占领跳蹬子，其主力仍攻白市驿。甚盼泸、叙乘时得手，牵制敌援，免有功亏一篑之虞。切望我公仍正电（文）新、斐章、毓衡力图恢复。再昨得李秀山①艳电略之：“自与陆使电商停战后，迭以漾有感电奉达唐督，至今未得一复，弥增惶惑，请代询唐督各电收到否”等语。世查前敌战况若此，似可先与李泛泛接洽，预为地步，已电复李文曰：“连奉沁艳两电及与曹、王、陈各督所发有电，已遵将艳电所嘱转电唐督矣。勘沁电所示根本问题，叶经解决，不识是否揆席已有更动，此间交通不便，仅见皓日京电，段氏免去陆长兼职，如果段氏完全解退，自应及早停战，以便商筹善后。至四省调停，显世本愿附骥尾，惟有自吴光新逼迫肇衅以来，黔军与自堂所部鏖战，已愈兼旬，此时若以调人自任，转恐有不便立言之处，仍请我公商同李、王、陈各督军，力任其事。世对于两粤、滇、湘各处，无不竭力疏通，总期不负诸公苦心，以达迭次惠电力求统一之主旨。现在陆巡阅使既无电商，湘省前敌各军，暂时停战，四川方面，亦应一律办理，仍恳我公切呈大总统早日发布停战明令，并磋议条件各事，宜始有着手之处，特先飞复，容后再续达。显世。支”等语。诸公斟酌复之为禱。世。支午印。

唐继尧批语：重庆方面战斗详报，摘要通电。致曹、李、王、陈各电，恐有阻窒，拟汇电省重电。

注：秀山，江苏督军李纯的字。

顾品珍于攻占重庆后请示以后对川方略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5日)

百万火急。毕飞递行营唐督军钧鉴：壮密。江电均奉悉。此间江电想亦达到。自走马岗、白市驿占领后，即令李部乘胜进攻，敌人扼守隆洞关，顽强抵抗，我军进攻，愈战愈烈，于支日下（午），敌势不支，即行溃败，我军遂将该关占领。时天已昏黑，我军即于该地宿营，殊溃退敌兵，即乘夜向璧山方面逃窜。微日我军向渝前进，吴、周及逆兵等业经先

后遁走。领事团及绅商各界，均派员分头欢迎，遂将重庆完全占领。除飭李、何两部暂驻现地外，现渝既得手，此后对于川局应持何种态度，应请立示方略，以便与锦帆、电轮筹商进行。盼切祷切。品珍叩。微印

唐继尧批语：“复电嘉奖，昨赏出力官兵共五万元达览否？我军非恢复叙、泸，渝城根据不稳。此后拟整顿队伍，猛力分别反攻，详细计划，业于□电详达。

刘显世于滇黔联军占领重庆后建议恢复泸州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5日)

急。毕节唐督军鉴：壮密。重庆事刻正由电轮派员交涉，办理善后。永川日内当可下，川东方面可告一段落。顷间得冯①着电，商先停战。此时似宜一面速与冯及曹、李、王②随时接洽协商，一面急定战略上第二步之计划。世意重庆既下，第二步宜以恢复泸州为唯一之目的。永川居渝、泸、蓉三面之中心，最为重要，筱斋所部宜以重兵扼扎永川，相机窥泸防隆，凤喙、斐章宜速整理部队会同香石进攻泸州。叙府方面之滇军，亦宜设法移近泸州，增加兵力。至重庆此时已为我军根本重地，不能不以大兵扼守。黔军共计十五营，除伤亡已达两营以上，所余不足十三营，以之分扼重庆、江北、江津、綦江、松坎各地，已恐不敷分布。将来窥泸时恐至多只能抽一纵队由江津向合江方面协助。未悉尊意如何，望速筹酌见复以便转告电轮。准备一切，至要。世、微申印。

注①：冯，指冯国璋。

②：曹、李、王，指曹琨，李，指李纯，王，指王占元。

蒋光亮陈述披沙等地军情，并请示唐继尧能否消灭杨春芳部的密电

(1917年12月6日)

十万急。毕探呈总司令唐钧鉴：壮密。顷据七队长何如纯电：“据驻巧队附谢文庶报称：‘闻刘道联络张军未遂，即攻击建昌，现张已将会溪失守，张驻披沙□乌之兵，概撤往援。惟张确否联滇，（未）探得详’”等语。查电陈各情，不为无因，但东电所拟对付杨春芳办法，应否仍遵钧座江电进行，祈速示。近闻此间英教士言，赣鄂相继独立，加入我军并以奉闻。光亮叩。鱼子印。

周钟岳批语：“如张果与刘决裂，则对杨春芳等不能不稍示羁縻，以免激而生变。

刘显世为江津失守请唐继尧速飭赵又新等反进泸州以保重庆的密电

(1917年12月6日)

特百万火急。毕唐督军鉴：壮密。顷得熊锦帆微成电称：“周、吴已退出重庆，贵军袁、李两纵队已于支微两日相继入城，秩序井然，吴部撤退，决定东下，犹可无虑。若川军则周部既虞复燃死灰，钟、刘亦磨刀以俟，江津顷已失守，三路皆可进兵，滇不能牵制钟、刘，重庆仍有朝不保夕之势，武力棉薄，实不免提襟见肘，如何维持，务恳我公迅筹良策，无任盼祷。冀公现抵何处，并望复示”等语。查江津失守，此间尚未得报，已飞电王电轮令速与顾、何所部，立即恢复。惟钟、刘既东向援渝，则泸州方面，亟宜乘机猛力反攻，以图恢复，俾敌兼顾不及。泸州得后，渝城亦方能保。即或泸州未能遽复，或既猛力反攻，彼自

不能分兵窥渝。万乞飞令斐、凤香诸兄立刻开动，勿再失机，致令渝城危险。则滇黔军于川根据全失。至要至禱。并盼复。世。鱼印。

唐继尧批语：一面仍电赵、黄酌量现情，速复泸州。非不反攻，惟我军内容，非香石到永，难议进行。香石佳日抵永，即令进攻，亦须四、五日，方能开动。

赵钟奇等陈述叙州滇军溃败经过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6日)

特万急。毕节行营唐总司令钧鉴：站密。微电奉悉。叙城退出，原非本心，故各官兵均凭城死守，因之血战六昼夜，人数死伤几半。念八日战斗甚烈，敌军混合棒匪数万，四方围攻，城内警团，复乘机响应，我军实陷不测。不忍同归于尽，乃仓猝而退，黑夜之中，呼应不灵，官兵窜散，以致人员武器又大损伤。赵旅解叙弹药除补充外，所余只六十余□。数日以来，切实清查，人员总数不下二千五以上。各兵所带弹药多寡不一，平均约存百余发。刻正一面分扼，一面整顿，俟就绪再为详呈。再各部之公和行李文电概行损失。合并声明，谨复。钟奇、聪、世铭叩。鱼印。

赵钟奇等因绥江失守请示如何派兵防堵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7日)

特万火急。毕节行营唐总司令钧鉴：壮密。顷据驻绥江补充第六队队长杜庄报称：“绥江到川匪千（余），分三路渡河。匪于冬日夜开火，因匪多我寡，熊、杜、胡各连均被匪击溃毁，绥城已失。请派兵八连，不分星夜，前来增援”等语。查绥城既失，影响及于内地，关系甚重，刻已飞令赵队长家宾赅（日）开兵一营驻防豆沙关，相机进援绥城，仍掩护我军后路，一面仍飞令丁司令泽煦率所部星夜往援。惟此间兵单防阔，实难分布。现拟放弃滩头，集中兵力在普洱渡、盐津一带以资策应。情势急迫，究应如何加派兵防堵之处，立候电示遵行。钟奇、聪、世铭叩。阳卯印。

唐继尧批语：“一、责令蒋司令恢复绥江。二、责令赵司令死守中路，并向机进驻横江、棒印村一带。三、镇雄一带责令林桂清防守。”

唐行营参谋钟杰分析叙府失守原因，陈述当前滇军士气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7日)

万急。毕行营唐总司令、杨少将参谋钧鉴。壮密。支电奉悉。叙府失陷原因甚多，其大要略陈如下：（一）泸城先退，敌匪鹬集，四面围攻，力实不支。（二）军心涣散，士卒多不用命。（三）胡团先溃，波及全军。（四）城内空虚，内奸窃发。（五）战斗激烈，死伤甚多。（六）补充缺乏，战斗力虽有若无。（七）久役思归，士鲜斗志，饷需缺乏，无凭激励。总此数笔，虽决心死守而实力不及，故不免为敌击退，以致人员武器，损失大半，公私行李概行遗失。收容完毕，除赵旅两团尚余三营外，其余每团已不足一营，故所有总数，只二千五百左右，枪枝亦然，大炮失去三门，弹药除各兵携带百余发外约剩百余箱。现已另行编制，清查现有数月，严加整顿，稍稍振作。然锐气全销。见旆战慄，防守不足，攻击殊难。现已分派任区，各就防地，兵力仅敷滩头，普洱渡及盐津附近一带防守之用。其防守配

备，略图已由驿飞呈钧核在案。谨复。参谋钟杰叩。阳印。

刘显世建议顾军攻下永川后再恢复泸州重庆方保无虞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7日)

特百万火急。毕节唐督军鉴：亲译春密。敝军李儒儋纵队于支日进渝城后电轮于微日由綦江赴渝，计须阳日始能抵渝。筱斋于上月感日抵江津后，黔军即将江口驻军移攻黄角了，筱斋之司令部即设棠口，该处距渝城仅半日程。故筱斋于麻日已进渝城，得渝城来电，谓筱斋曾通电各省，滇军已占领重庆等语。此次渝城之下，筱斋由永川、走马岗、白市驿方面力撑，至为可感。惟此时周道刚尚在合川，钟、刘乘胜东窥，非赶速协力防备，先图恢复泸州，则渝城终难稳固，况永川未下，川军尚有一旅在永，该处当渝、泸蓉三面之冲，荣、隆、内、资及富、泸、合江之敌，皆可瞬息掩至，此时惟有攻下永川以为恢复泸州地步，方为得策，若各方面只注意于已经攻下之渝城，恐周、钟、刘乘隙反攻，滇、黔两军前途危险何堪设想。拟恳我公参照世昨上鱼已电，决定恢复泸州计划，飞速立电重庆，嘱筱斋以重兵克永，扼扎该处，随即与凤喈、斐章、香石①协订定期猛攻泸州，然后向叙、嘉、自、资各处，徐图发展。如此则川东南均为滇、黔军所有。声势既振，解决条件自可收美满结果，否则，泸为敌据，滇黔军并孤悬于渝城，终非善策也，兹事关系太大，用特密陈，务恳迅（即）飞示，千万企祷，立盼惠复。再顷得电轮来电，言江津并未告急，失守之说恐不确。世。阳午印。

王文华请唐继尧电飭顾品珍部攻永川赵又新等部攻泸州的密电

(1917年12月7日)

百万急。唐行营唐督军、贵阳刘督军钧鉴：壮密。顷将李雁宾、袁祖铭电称，昨已派朱崧霖德骥入城接洽，并谓北敌退江北，吴顺长江下流逃走，周事残部退合州。查周部尚余一旅，难保不联合钟、刘图恢复。并准何旅长通报，永川敌援有一旅之多，请冀公电赵、黄两军攻泸，并由綦江电顾军攻永川，黔军由江津助攻。此间派一支队追击合州之敌，务乘胜收复，以免敌集抗我，祈速酌行。文华叩。歌印。

周钟杰批语：“江津、永川方面敌援增多，此意中事，现惟有催顾军为之声援，黔军攻合江，以分敌势。赵黄所部攻泸，目前恐办不到。”

赵又新等为反攻泸州请求补充子弹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8日)

万火急。行营唐总司令钧鉴：经密。顷集各旅团长会议金称：“反攻为宜。既雪奇耻，又利国家。惟前虎后狼，当与各将士约誓死无二（之）心，且愿各降一级，以便管领。所缺憾者，子弹平均三四十发耳”等语。查昨今始改编完毕，教练未加□□□结，然将校皆精选，颇有朝气。拟令明日整备，后日陆续出发，目标合江，经过打鼓场，一部出分水岭，以协泸援渝为主，叶军即由大道进攻，保持交通联络。议定，忽接马电话称：“本日午后二时匪约三百余猛攻我警卫大队，虽经击退，耗弹甚多，旋又匪加千余，两翼抄来，尘战至晚，现尚断续交通，拟于明日拂晓增营助剿”等语。□仍以驱逐此匪为先，或当另择进路。现枪

已收集五百余杆，其警备团防可至千余杆，香石到后，尽可掉〔调〕换。究应如何进策及接济砲枪子弹之处，请飞速飭遵。再本军现有管退五门、机四挺，步枪约五千余枝，其中以德造六米粒八、双筒鄂五子三十年式九子枪为多。并闻。又新、毓成叩、庚亥印。

顾品珍报告江津未失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8日)

万急。毕飞送行营唐督军、贵阳刘督军钧鉴：壮密。前复鱼成电谅达。现查确。江津无恙，且附近五十里内均无敌情，失守之说，纯系奸人造谣，惟微日刘、钟部队不知重庆已失，吴周败军向走马岗方面分三路进攻，被我军立即击破。知注特闻。品珍叩。庚印。

(八日)

唐继尧批语：“江津既未失，应密电赵黄诸人”。

赵又新等请允早日攻取纳溪、泸州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9日)

万火急。行营唐总司令钧鉴：经密。佳电敬悉。卢、黄两公荐筹说论，此间领教甚多。惟现救兵如救火，大非可徒托空言。今晚与香石议及，仍主早日出兵、各将领尚能心雄，砲枪弹药稍补充，即可尅日开拔。拟以香石部及警卫大队由大道向纳溪，新率第一二混成团由宽□滩出兰田坝规复泸州，成暂以第三（混）成团守永，一俟明早与香石议决即行。马岭军拂晓剿匪获胜，毙匪升余，生擒数人，得枪升余支，匪弃械于河，现在雇土人捞缴。匪以机砲扼江门，但不知用法。今夜拟陡胆勇往刻夺。并此奉闻，伏乞正示重庆现情及训今飭遵。又新，毓成叩。青成印。

蒋光亮请求增派军队以分昭属各防致唐继尧的密电

(1917年12月8日)

急。毕节探呈总司令唐钧鉴：壮密。阳电谅达尊鉴。绥江失守后，因昭城无兵，曾就近电请赵司令钟奇速拨重兵援助。兹接复电谓：“兵单防阔，不敷分布”等语。昨又再电请派，尚未得复。且永善、彝良、巧家等方面，亦均告急，请援之文如雨。现昭城空虚，无兵可派，徐正令各队长竭力防守外，当择最急之彝良牛街已抽调林队所部一连，由林队长率往应援。近又探有川匪数千，意欲由镇雄窥滇，其言不为无因。兼之镇雄方面证以各方间谍久为敌军所注意，若不增兵防范，恐全滇为之震动。拟请钧座速拨兵一营，以厚兵力，协同抵制，免虞不测。昨又接何队长报称：“张煦欲假道巧、昭、永、绥赴雷、马、屏，前该张复与我界土司安老八开战。查张煦动作闻被刘攻击，伊已失会溪，即应直前倒刘，忽又会师北伐，欲入我境，情形可疑。请就近派兵防堵。若该张势必经过我境，并请速飭元武方面之军队追随，防备出境，不然，大敌当前，内地空虚，何能当此危险。另请由省派兵一团，分驻东昭，以期策应各方，而免各队派出之兵均遭个个击破之虑。本日又接永善李知事、段队长报：

“绥江失守，实因我兵乏弹之故，拟请赵司令速派重兵由木杆河进攻绥江，一面增兵扼守井松，此为上策。否则，恐将不可胜此敌矣。据他方面报云，敌人确系川军两营，并附有机枪、大炮，混匪数千等语。再杨春芳已由李欢迎进城甚洽，因事急，杜祸之计故暂缓。又云该